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五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五

出奇　伏兵

多方以誤之　聲言欲退誘敵破之

聲言怠敵取之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卑辭怠敵取之　甘言怠敵以擊之

擣虚　擊東南備西北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出奇

戰國廉頗為趙將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敢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括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壁不得入

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絶趙軍後又五千騎絶趙壁趙

兵分為二糧道絶括卒敗

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

敵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謂之曰今主

上遐遠孤城絶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

二千出為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敵

候騎但馳射獵示若輕之及與敵相遇則犄角置陣選

善射者為别隊持滿以待之敵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

奇兵擊走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

唐太宗嘗選精鋭千餘騎為奇兵皆皂衣黑甲分為左右隊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敵太宗躬被黑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靡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王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來谷口吐蕃將坌達延率兵繼至晙乃出奇兵七百

人衣蕃服乘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衆邀擊吐蕃至武衛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為賊所隔晙率兵迎納之軍賊置兵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晙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賊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

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取長安戰于香積

寺北結陣三十里賊將李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十餘騎乃定回紇奇兵出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

王忠嗣少勇敢自負及為節將以持重安邊為務嘗謂人云國家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但訓練士卒缺則補之有漆弓百五十張常貯之袋中示無所用軍中皆日夜思戰因多縱閒諜以伺敵之隙時以奇兵襲

之故士樂為用師出必勝每軍出即各召本將付以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姓名於上以記之軍罷而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牣

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謁之漢祖壯其材會北敵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敵遁去授方州刺史敵主道斃高祖出兵井陘進以奇兵間道先入洺州因定河北

伏兵

春秋時邲之戰晉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七覆謂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耻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

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

子為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地

大敗吳師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夫

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比知將軍且行必置

人於殽澠之間然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

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

擊鐘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如其

計至洛陽使吏捜散澠間果得呉伏兵

後漢荆州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朝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與惇果入伏中禁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後魏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人以挑之醜奴大將尉

遲菩薩果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餘與菩薩隔水交言兵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見岳走乃棄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待之

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半渡岡東岳乃回與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

魏傅永為豫州刺史南齊將裴叔業來侵楚王戍地名永令戍鎮塞外塹夜伏戰士二千人於城外及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陣將至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

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追之

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劉演于景庭兖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回擊敗之遂

陷麇丘

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崇拒戰勃勃偽退伏兵以待姚興倫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被擒

後周時尉遲迥作亂詔宇文忻韋孝寬擊之迥子惇率兵小却忻擊走之遂進兵迥遣甲騎三千伏野馬崗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畧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

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悉走之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大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迴軍大敗

韓褒為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民皆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其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褒

已先勒精銳伏兵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隋初周將尉遲迥河北拒命文帝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檀讓出謁仲文執之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迥將毗羅恃衆而來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兵潰皆投水死

王世充欲擊李密密屯偃師北山上時新破敵有輕世

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世充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降其將張重仁陳智略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

唐太宗討竇建德至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數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賊營纔四騎而已賊初見騎少疑為斥堠太宗謂

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壹將賊以五六十
並援搶而進從者咸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前去
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輙引弓射之斃一
賊賊懼退而復來來則必斃之賊乃不敢復逼太
宗引賊入伏内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
將殷秋斬首數百級
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盛彦
師曰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决策而叛其兵思

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可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密不可為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矢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邑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

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口擒賊必矣李密既渡陝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彦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絶不得相救遂斬李密

封常清為安南節度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判官段秀實曰賊兵示弱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

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俊

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為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内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争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廹之既戰子儀偽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陣追之賊衆大敗

郭子儀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窘急使僕固懐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

正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又從子儀戰于清渠不利歸於鳳翔及回紇來赴國難肅宗乃遣廣平王為元帥以子儀為副而懷恩領回紇兵從之汶水賊伏兵於營東懷恩引回紇馳往殺之匹馬不歸賊乃大潰史朝義叛至貝州與大將軍薛忠儀兩節度合僕固瑒至臨清縣懼賊氣盛駐軍以俟變朝義領衆三萬來攻瑒令高彥嵩渾月進李光逸等設三伏以待

之賊半渡伏發合擊敗之時回紇兵至軍益振揚卷甲馳之大戰於下博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衝擊而摧之積屍擁流而下朝義走莫州

唐哥舒翰充隴右節度副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刈取人共呼為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獲略盡餘散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吐蕃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韋臯討之臯帥師萬人深入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戰論莽熱見我師之少悉衆追之發伏掩擊鼓譟震駭蕃衆大潰生擒莽熱虜衆十萬殲夷者半

五代梁將戴思遠攻德勝北城莊宗命李嗣源設伏於戚城令騎軍挑戰梁軍大戰莊宗御中軍以禦之時李從珂偽為梁幟奔入梁壘斧其望樓梁軍望見大恐步騎漸散李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

大敗俘斬二萬計

本朝雍熙中王師北征以田重進為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督署兵至飛狐城下敵遣其將大鵬翼等來援監軍袁繼忠謂重進曰敵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重進率兵伏飛狐南口敵兵方出乃麾擊之遂擒鵬翼

至道中以李繼隆護送芻粟入威敵軍敵將于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李繼隆所領步騎纔一萬先命千

人設伏於城北十里繼隆與尹繼倫列陣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其不意犇走之繼隆追過徐河十餘里俘獲其衆

多方以誤之

春秋時吴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其臣莫適音的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音器多方以誤之既罷音疲而後以

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

遂入郢

後漢末曹操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及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任子操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操何言遂曰無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

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凉州

魏將田豫率兵進擊鮮卑柯比能將鋭卒深入甌脫鮮卑衆多抄軍前後斷絶歸路豫乃進軍去敵衆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絶以為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

魏末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投吳請援司馬文王總兵討之王謂諸將曰誕嘗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勢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

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給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文王愈以弱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寛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文王曰誕聚糧固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

破外賊破欽等必為我擒矣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内不相恊及至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欽子鴦𢖍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鴦循城而呼文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矢因令攻而拔之

東晉平州刺史崔毖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同滅慕容廆以分其地廆聞之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吾今破

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鋭幸我速戰若逆擊
之落其計矣不若静以待之必懐疑貳迭相猜防
一則疑吾與崧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
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阻惑然後取之於是
三國攻廆廆閉門不遣戰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
言於衆曰崔崧昨有使至於是三國果疑宇文同
于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
獨兼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精鋭士命

子䩭推鋒於前䩭音晃子翰領精騎為竒兵從傍出直衝其營龎方陣而進恙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龎軍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

東魏初齊高歡每揚聲云欲討尒朱兆復出復止如此者數四揣兆歳首必應會飲使將竇奉率精騎先驅一朝一夜行五百里兆軍人休惰縱飲皆醉忽見奉軍莫不驚愕因而尅之

後燕慕容盛據遼東遼西太守創陰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創族遣將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創聞其家被誅亦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内變不復為備留養子令支守巳率衆追魏師旱知之襲尅令支遣裨將追創及于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以創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刼害良善二則亡

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息其志卒然掩而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後魏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刼大將陸騰討之獠因山為城攻之不可拔騰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妓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杖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獠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討擊盡擒之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

朗詐偽背巳奔陳告猛曰法尚步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闘者自當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為畏懼自保於曲江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鋭於古村之北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疾走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發取其船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

隋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晚江南土熱禾早熟量彼收穫之際熲令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一戰兵氣益倍文帝行其策陳人益敝

賀若弼鎮淮南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大列旗幟官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江防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

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遂滅陳

聲言欲退誘敵破之

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時劉裕拒之築城于海鹽故海賊日來攻城城内兵力甚弱裕深慮之乃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早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兵衆入城豫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梁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大敗之乞伏乾歸泣曰死

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城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司馬耿雅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畧難測破王廣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乎今宜布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候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而戰敗

北涼主沮渠蒙遜伐西涼李歆於酒泉先攻浩亹音門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

意欲吾回師先定酒泉乃燒攻具而還次于川曲閻歆集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閻吾回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黄谷歆聞而大悦進入都瀆澗蒙遜逆之敗歆于懷城遂進攻酒泉拔之

五代梁楊師厚率步騎屯於臨朐而聲言欲東援密州留輜重於臨朐王師範果出兵來擊師厚設伏於野追擊至壁土山殺萬餘衆擒都將八十人

聲言怠敵取之

唐吐蕃叛詔裴行儉為洮州道總管行儉建議曰吐蕃背叛干戈未息敬玄審理失律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没其子泥涅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行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紿其下曰天時方熱未

可涉遠須秋凉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甞猒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請從者僅萬人而行儉佯為畧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閒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同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

率妻子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僞都督阿史那傷莎還使與遮匐使同來行儉釋遮匐使者令先往曉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遮匐尋復來降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也臣聞其將皆屠

子賈豎易動以利願王留壁使人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

晉將李矩守滎陽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乃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

暢不以為虞大饗士卒人皆醉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唐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為藩臣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以李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頡利頡利不肯朝覲請待草青馬肥將踰砂磧靖與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到彼虜必自寛率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

此兵機也如唐儉等輩何足惜督軍疾進自北道襲之至陰山遇其斥堠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靖軍至及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卑辭怠敵取之
單于冒頓初立東胡方彊遣使謂冒頓欲得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以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東胡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

道乃求閼氏冒頓曰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東胡復曰匈奴有禁地千里餘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與之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諸言與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至者斬遂往襲之東胡輕冒頓不為之備遂為冒頓所滅

魏初馬超屯潼關曹操大破之諸將咸問曰賊初守潼關渭北道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軍

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欲盛兵向潼關賊衆悉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掩取河西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河西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植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縱逸其志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朝擊之所謂迅雷

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元拒之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元於是大敗

甘言怠敵以擊之

東晉初石勒偽推奉晉幽州刺史王俊俊不疑勒遂率輕騎宵行至易水俊督護孫驍馳遣白俊引軍拒勒俊將左戚請出擊勒俊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

我者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
叱開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千頭聲言上
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俊乃懼勒入城升
其廳事命甲士執俊立之于前數其罪惡而誅之
遂取幽州
梁末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圖逆召
鄗京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無
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危迫

羽檄召兵遍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願且勿行遣使譎之曰身疾篤謹遣傳意併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必無所防爲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沈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琛貨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沈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迎沈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沈氏入據其城盡收其衆

擣虛

後漢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一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地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為併力取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上馬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牛羊馬匹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將數百騎出迎秉降

袁紹曹操持於官渡沮測居反授說紹可遣將奇兵別為

支軍於外以絕曹操之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操兵少而悉力拒我許下其勢必虛弱若分遣輕騎軍星夜襲許則操為我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竟為曹操所敗

魏武征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引兵入西山攻毒等本屯毒等聞之棄東武陽魏武要之於內大破之

梁同州刺史陳慶之率衆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堯雄

與行臺使侯景救之雄曰白駒梁之北面重鎮因
其空虛攻之必尅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
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荆州而來未至
雄已陷城擒梁鎮將茍求廣

東魏大將高歡率兵伐西魏濟河集諸將議進取之計
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聚凶黨今困守無糧援
可恃有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徑取長安長安空
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

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于渭大敗而歸隋趙煚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煚益修守禦煚不從乃遣使誘江外生蠻向陽武陽令秉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

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陳都世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其時密已渡洛水陳兵與世充相對東接月城西

至石窟多騎兵長槍宜寛平放縱世充兵多矛䂍
䂍宜隘險然南逼洛水北阻泰山地形褊促騎不
成列世充縱䂍䂍䟦之密軍失利與數子登船南
濟餘兵皆東走月城世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
密既渡南岸即策馬西上直向世充本營左右麾
旗相繼而世充營内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世
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
間四十餘里奔赴顛狽大喪師徒密之行也東北

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世克伏

其權奇不復輕出

擊東南備西北

前漢景帝時七國反吳楚兵之糧餓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周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後漢末黄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

拒雋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其西南賊率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恐乞降

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尅之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後漢耿弇攻張步於劇步遣弟藍屯西安分諸將守臨

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曰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攻之可拔也臨淄若下西安自潰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西安不能卒拔頓兵堅城之下深入敵地後絶轉輸敵制吾受敝

矣遂攻臨淄半日而拔藍棄西安而遁

岑彭將軍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黄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縱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山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相依攻彭彭先為之備出兵

逆擊之豈敗走

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顔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操北救延荀攸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操兵渡師分兵西應操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

白馬之圍

唐嗣曹王臯討李希烈烈立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船分兵傍南淮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臯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臯乃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春秋時楚囊瓦伐吴師於豫章吴人見舟於豫章（從舒鳩言）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楚伐相擊楚偽將與）冬十月吴軍楚師戰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楚不忌故也）

越伐吴吴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句卒（五鈞相著别為左右屯句音鈎）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吴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吴中軍而鼓之吴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吴軍而三越伐吴楚軍於江南乃具左右將軍有私卒六千人為中軍日昏乃令左右軍銜枚泝江五里左右軍銜枚沿江五里夜半鳴鼓吴師聞之大駭曰越來攻

我乎因分其軍為二陣以拒越王乃以其中軍銜枚以襲之吳師大敗此國語左氏傳其語少異故附于註末

後漢將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廣漢及褒中又遣侯丹率兵二萬人拒黄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宫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平郡即漢江州縣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抜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千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

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魏田豫到馬城鮮卑攻圍之十重豫密使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鋭自北門出鼓譟而進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追三十餘里僵尸蔽地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淵師次於遼水東淵遣將軍畢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水以拒之圍塹二十餘

里宣王令其軍穿圍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急赴東北斜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備夜遁走

郭淮討叛羌羌遮莫等屯苛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兵上流密於下渡據白土城大破之

蜀諸葛亮領兵出斜谷魏將司馬懿屯北源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

遂有備不得上

義熙八年劉裕遣將朱齡石代譙縱於蜀裕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黄虎無功而退賊爲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中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北此制敵之竒也而以此聲先馳賊審虚實而别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地發函曰衆

軍雖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校從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里由内水向黄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内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刺史侯輝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為城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不若盡鋭以攻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旦戰至暮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

侯輝譙詵仍引軍迴趨南城即時潰散

宋劉道濟為益州刺史刑政失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賊雖敗復合方明復偽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

西魏末岷州羌據州城反獨孤信討之信乃勒兵向萬年嶺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趨稠松嶺

賊不意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至城下賊並出降

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伏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桂林王慕容鍾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惕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趨白鹿垂遣追擊

之盡擒其衆

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公理輕而無謀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攻河陽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拒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

祥至滇古闐反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敗之

雍熙中知雄州賀令圖與大將孫懷浦薛維紹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相繼上言敵毋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曹彬崔彦進與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尅期齊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次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大兵再至

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之師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曹彬之大軍亦連下州縣軍勢大振每捷奏至太宗已訝彬進兵之速且憂敵斷糧道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以援餉餽太宗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而退軍以援芻粟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集按兵養鋭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等盡略

山後之地會重進之師東下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潘美重進攻城野戰累獲其利以為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敵大衆當其前且戰且行去城纔百里已二十日矣雖頻克捷而時方炎暑軍士困乏糧餉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為敵所躡遂至散敗

武經總要後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趙希濬

武經總要後集卷六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六

張大聲勢　先聲後實

疑兵　察虛聲

避實擊虛　以寡擊衆

攻其必救　夜擊

潛兵襲營　　橫擊

掩襲　　偽退掩襲

張大聲勢

春秋時諸侯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鄟門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餘軍行栗表道甲戌師於汜衆軍聚鄭汜地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於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使軍有疾病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鄭人恐乃行成

晉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陣示衆）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以偽衣物為人形也建旆以為驅）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脱歸（脱不張旗幟）

後漢虞詡為武都太守討叛羌羌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乃發羌聞之乃分掠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因伏於淺水掩擊大破之

隋楊義臣為朔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作亂并州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出其不意義臣晡後與鍾葵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所為伏兵發因時大潰縱擊破之

煬帝為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唐太宗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隷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勸

之多賁旗鼓設疑兵以感突厥定興不納而太宗又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内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旗幡相續夜則金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為彼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矣定興從之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

先聲後實

春秋晉侯伐齊齊禦諸平隂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晉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文子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齊師夜遁

漢王遣韓信破陳餘後信募得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

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説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音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支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

孤弱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醳者順也劉逵亦曰醳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從風而靡

春秋時楚聲子聘晉還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

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具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遁

前漢沛公欲擊秦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敵願先遣人多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

後漢康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會日暮令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燃火虜遥見火多謂漢救兵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

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向雲中

陳登守廣陵孫策遣軍攻登於康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軍營處多聚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横成行令俱起火燃其聚城中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擊斬首萬級

吳孫堅少時與父共載船至錢塘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

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以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追捕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數級以還

魏文帝至廣陵吴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於江乘㮄以木軨衣以葦蓆加彩飾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見憚之遂退軍

疑兵

曹休與孫權戰休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賈

逵曰休敗於外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心賊見吾兵必走乃兼道進軍多設旗皷為疑兵吳人見之遂退

大將軍曹爽襲蜀蜀將劉敏王平鎮漢中拒之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餘糧棲畒若聽敵人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形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里會費禕至爽軍退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兵討之玄遣董謙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以油帔冠諸木披徧滿山谷玄不之測大懼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烟塵漲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宋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鄧琬因遣臨川内史張淹自潨陽嶠道入三吴明帝命將討之時朝廷器甲悉充

南討故軍需寡鈌乃編椶皮為馬甲裝折竹為槍刃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蠕蠕侵西魏大將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塞覘賊屬虜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賊遥見疑有伏軍乃退

察虛聲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

掠故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并多積薪仍遠斥候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薪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南齊將馮道根守阜陵城望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時未畢會魏

將党法宗傳豎眼率兵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

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開門緩服登城選

精鋭二百人出與魏將戰敗之

劉鄩圍晉陽誡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

及退因選精卒殿後而退之至石會關留數馬及

旌旗虛設于高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

時服其謀

本朝開寶中伐金陵王師自鄂渚乘戰艦而下以黄州刺

史王明領戰艦為先驅江州路巡檢偽將姚令贇自上江領兵拾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直抵金陵明請益舟師以襲令贇上曰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於淵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果疑我師襲其後逗留不進移檄諸軍生擒令贇

威塞軍節度使曹翰為幽州東路行營都部署受詔開河自雄州至莫州通漕運翰遣夫數萬人抵賊境

伐木以給用先用五駿騎爲斥候以五色旗授之人執一旗前有林木舉青旗有火舉赤旗敵至舉白旗水潦舉黑旗陵阜舉黃旗以爲驗凡敵之將至也必舉狼烟爲信翰命大舉烟於境上敵衆疑有伏兵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

避實擊虛

春秋時楚伐隨軍於淮漢之間隨將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

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梁謀戰於速杞隨師敗績

吴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吴人禦諸鍾離吴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帥賤遠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一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鷄父兵忌晦戰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吳王子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

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吴楚二師陣于栢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楚師亂吴師大敗之楚瓦楚令尹囊瓦也

魏文帝問司馬懿曰吴蜀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吾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散居東關且攻敵必扼其喉擣其

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六軍以向皖城引權軍東下為水戰復以大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下破之必矣

東晉王敦反寇石頭城欲攻晉將劉隗（五罪反）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其守將周禮少恩兵不為之用必敗禮敗隗自走敦從之禮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以寡擊衆

後漢更始初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等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人趨昆陽搜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以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絶又驅猛獸虎兕之屬以助威光武將數千兵邀之於陽關諸將見尋兵盛反走馳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光武曰今之兵穀既少外寇又大併力禦之庶功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諸將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

會大兵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
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
憂迫竟日時尋兵圍數十重列營數百里車十餘
丈塵埃連天鉦鼓聞數里矢下如雨城中負户而
汲王鳳等乞降尋等自以功在頃刻不許光武遂
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陣尋等亦遣兵數
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光武復進尋兵卻
諸部共乘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

人從城西而上衝其中閒尋陣亂乘勝逐殺城中亦鼓譟而出尋兵大潰

曹操征張魯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魏護軍薛悌謂張遼曰公遠征在外若比救至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之明日大戰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直衝壘入至權麾下權

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阜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部少乃聚衆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救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及權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獲權

後魏葛榮舉兵反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

閉門自守尒朱榮率精騎七千人倍道兼行至東山京口與葛榮遇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乃令其衆辦長繩曰至便縛之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遣諸將巳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枝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擊之而巳乃命壯勇所當衝突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

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

河北賊葛榮別帥韓婁郝長等有衆數萬人屯據薊城魏將侯淵率騎七百討之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衆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伍千餘人尋還其馬復縱令入賊城左右諫曰既獲何為更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設計以離間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朝叩其城門韓婁果疑降卒為之内應遂遁走追擒之

唐高祖為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率兵以擊羣盜行至

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

謂之曰此烏合之衆易與耳因率精騎百人出擊

之所向披靡衆情始定并力奮擊大敗之

竇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羅藝逆拒之薛萬均謂藝曰

衆寡不敵今君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

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

水交兵萬均請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

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徳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
大破之明年建徳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城攀堞
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他道而出直掩賊
背擊之賊遂奔潰
薛仁貴從征遼東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
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
而行賊衆來拒奮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
餘所轄四十餘城乘風震懼遂送欵

大歷中吐蕃圍靈州大將李抱玉遣右軍都將李晟將
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
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壁
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因解靈州
之圍而去

王晙為朔方副總管開元初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晙
率步兵二千卷甲倍程與臨洮軍合晙出奇兵七
百人在蕃後夜襲之去賊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

賊大呼後者擊鼓賊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者萬計

攻其必救

春秋時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先軫晉下軍之佐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時戍穀以偪齊）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與晉絶）告

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齊秦救藉之告楚假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遂與楚戰大敗之

魏伐趙趙請救於齊田忌引兵救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卷兵員反救戰者不搏撠扼吭擣虛形

格勢禁則自為解今魏趙相攻輕兵鋭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弊於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果去邯鄲

漢先零音隣罕幵音汧二種羌解仇合黨為寇漢將趙充國討之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罕幵解仇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當赴罕幵之急以堅其守約若先擊罕幵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

方饒孳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徳於罕幵也堅其約合其黨儺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

者在宛急進大兵彼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今將百萬之衆遇賊而不能下何謂耶因進圍之卒為光武所敗

光武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連攻不克耿純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引大兵精鋭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光武從之乃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

少傅李立開門納漢兵遂拔邯鄲

司馬懿征公孫淵淵遣步騎數萬阻遼水拒之懿盛兵南出賊盡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傍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内懼懼而與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

之懿因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至此不可
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東晉末劉裕進伐南燕慕容超超留羸老守廣固使其
廣寧王賀刺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拒臨朐大軍分
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行車張幰御者執矟以
為遊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賊騎交至裕命兖州
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陳日向昃戰
猶酣裕用參軍胡藩策襲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

還廣固

唐馬燧討田悅軍中乏糧悅堅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粮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為諸軍破之燧乃造三橋逾洹水

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以軍少懼為燧所并乃引
軍合於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
燧燧乃令諸軍半夜皆先食雞鳴時擊鼓吹角潛
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為陣又令百
騎鳴鼓吹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
鼓角匿其傍伺悅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
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
鼓譟而進燧乃坐申令無動命前軍除斬荆棘廣

百步以為陣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列以候賊北至悅軍至氣乏力疲燧乃縱兵擊之悅軍大破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

五代漢除趙暉為鳳翔節度屬王景崇叛據岐山不受代朝廷命暉統兵討之時李守正叛於蒲趙思綰據于雍與景崇遞相為援乃引蜀軍出大散關勢不可遏暉數戰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

賊終不出暉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景崇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無復敢出明年春擒之

夜擊

春秋時楚屈瑕將盟貳軫二國名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隨絞州蓼皆國名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鬬

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邑亦國也 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 君謂屈瑕也郢楚也 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 恃近其城 莫有鬬心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盍何不也濟益也 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越子伐吴吴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句伍相着别為左右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吴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吴中軍而鼓之吴師大亂遂敗之

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鈆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人大驚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

百驍將襲其後乘夜放火鼓譟虜遂大潰

曹操征張魯至陽平張魯據桓山築城綿亘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稍懈操密遣驍將乘險夜襲大破之

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寇原州太宗率兵拒之曰今欲先令勁兵亂其陣率突騎驅其後突厥進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惟有一道魚貫以渡因而迫之彼數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黄河縱

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諸君勿疑
於是師夜出冐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間於突
利於是各相猜疑並請使求和
劉迦論舉兵反屈突通發關中兵擊之通候其無備簡
精甲夜襲之賊衆大潰遂斬迦論
杜伏威令輔公祐擊李子通於江都使王雄誕為輔戰
于溧水子通大敗公祐乘勝追之却為子通所破
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祐曰子通軍無營

壘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襲之必尅公祐不從
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襲之因順縱火子
通大敗走渡太湖

後唐李嗣源襲鄆州髙行周為前軍㑹日暮陰雨人無
進志行周曰此天賛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至城
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啓關納外兵旦拔其城

五代周李謙溥知隰州并人來圍其城議者皆請速救
楊廷璋曰隰州壁壘甚固敵人掩至猝未能攻當

出奇兵以破之乃募敢死士七百人許以重賞使人與謙溥潛為之期既至賊果不為備遂與城中相應銜枚夜擊并人驚潰逐數十里斬首萬級獲鎧甲萬計

李謙溥知隰州與太原接境謙溥至則浚城隍嚴兵備不旬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城時盛暑謙溥服絺綌揺羽扇引小吏登城徐步按視賊知是謙溥勒兵不敢動謙溥遣敢死士百人短兵堅甲夜縱

而出搏賊營鼓譟營中大擾遁去

潛兵襲營

漢王遣將韓信擊趙趙師拒于井陘信與趙軍戰良久棄旗鼓走趙空壁來逐信信先遣兵二千騎持漢赤幟從間道依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拔趙幟立漢幟二千趙軍既攻信不克欲歸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出趙將斬之不能禁漢兵夾擊大破之

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隋河南道討捕使張須陀邀之所將纔萬人去賊陸七里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内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獲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秦叔寶與羅士信願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于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柵柵閉門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

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放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遂之大破賊衆明月以百騎遁走餘皆擒之

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衆遲明渡水以襲密營密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兩軍已合伏兵於邙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

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劉昌守寧陵四十五日不釋甲浙西節度韓滉所遣别將王栖耀以彊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知明晨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攻而去

横擊

春秋時城濮之戰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

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大旆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奔也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惟中軍全不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糧三日

高歡拔鄴爾朱兆等衆二十餘萬會於鄴歡出將戰於

韓陵土豪陳昂自領鄉里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高歡將鮮卑十餘萬人共相參合昂對曰昂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也歡從之及戰歡軍少不利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千騎自突圍出横擊兆軍大破之是日微昂等歡幾殆矣

魏宇文泰六軍與東魏高歡合戰沙苑李弼為右拒軍為敵所乘因帥鐵騎横擊之東魏兵中絕分為二遂大破之

唐高祖初率兵擊羣盜至龍門縣有賊毋端兒聚衆數千人掩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為賊所乘高祖親率十餘騎横出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逐北數十里伏屍相枕於道

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内附高宗遣將軍龎同髙偘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偘等詔薛仁貴統軍馬為後援同偘等至新城夜為賊所襲薛仁貴遣驍勇救之斬首數百級同偘等又

進至金山為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

掩襲

後漢赤眉青犢衆十萬並在射犬光武將擊之耿純軍在前賊忽夜攻純雨軍多傷純勒部曲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俱持彊弩各傅三矢銜枚間行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追擊破之

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勲理皖城恃兵疆士勇横于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敗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策願舉敝邑率士卒以為外援勲允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

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其在滋乎勲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策果襲廬江破之勲窮蹙遂奔曹操

袁紹將許攸降曹操因說曰袁氏輜重有萬餘兩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操大喜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旗幟銜枚

縛馬夜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所歴道有問者應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既圍屯因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及寳貨

魏初曹操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横山築城十餘里魏兵攻之不拔引軍還賊見大軍還其守備遂懈操乃密遣驍將乘險夜襲大破之

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

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烏桓失措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數人

後魏幽州刺史孫定兒擁衆數萬據其州宇文泰令劉亮襲之定兒以義兵尤遠未為備亮乃將貳十騎先植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定兒方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

賊黨仍遥指城外藏命二騎曰出迎大軍賊黨恟懼一時降服

唐髙祖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軍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況破賊即回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寛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内吾等輕鋭倍道掩其未備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

之斬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思結闕俟斤都曼擁諸胡及疎勒𣙗𨍏槃陀三國叛詔
蘇定方為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業葉水而賊保
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疋馳掩襲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
舉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退保馬頭城王師
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
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出降

胡賊康待賓率衆反據長原縣自稱葉護陷蘭池等六州詔王晙率兵討之乃命張説知經畧事時叛胡與党項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説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党項自相殺阻夜胡乃西遁入鉄建山餘黨潰散説招集党項復其居業

偽退掩襲

魏太和三年孫權揚聲欲向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

兖豫諸軍皆集權尋退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兵不宜罷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肥城下不克而還

後魏將慕容曜南征以酈範為副使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固守議者咸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輕軍遠襲深入敵境宜毋淹留以失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能即攻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

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之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夜即部分晨便攻城崇朝而克

後魏末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弒遂舉兵倡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固安魏遣將叱列劉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卜筮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入關據險以待

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

且彼恃妖術坐看符魘大兵一臨誰肯戮力致死

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

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其備潛軍往襲可一舉

而禽之乃出頓城西揚聲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

詰朝造靈助壘戰于北城遂擒之

西魏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主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

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

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甘間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賊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遂大破獠甘并獲鞏廉王

隋嶲州烏蠻反遣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于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行二十里潛遣人覘之賊首領盡歸柵聚飲法尚遣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武經總要後集卷六